

## 2. 抽屜裏的時光標本

我輕輕拉開那個嵌在舊書桌腹內的抽屜，一陣熟悉的、混合著樟木、陳紙與時間本身氣息的微風，撲面而來。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儲物空間，而是一座寂靜的方舟，承載著我家族幾代人濃縮的、標本式的光陰。

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那枚靜臥於天鵝絨小盒中的象牙胸針。它是祖母的嫁妝，一隻鏤空的蝴蝶，觸鬚纖細得彷彿仍在顫動。我曾無數次想像，祖母穿著月白色的旗袍，這枚胸針便棲在她挺拔的襟上，隨著她年輕的呼吸輕輕起伏。那是一個我從未親歷的、優雅而從容的年代，它所有的風華，都凝固在這片溫潤的象牙之上。如今，祖母的手已佈滿年輪般的皺紋，再也無法靈巧地別上它，可這隻蝴蝶卻永遠定格在最美的振翅瞬間，成為一個時代審美的孤本。

胸針旁，是一疊用紅棉線仔細繫好的信札。信封已然泛黃，像秋日的落葉，上面的字跡是鋼筆留下的，藍黑墨水暈染開歲月的滄桑。那是祖父與他遠方摯友半生的通信。我抽出一頁，信紙脆薄如蟬翼。上面談的是詩詞、理想，以及對一場初雪的共同回憶。他們的字跡，一個蒼勁，一個清秀，在橫豎撇捺間進行著一場跨越山海的、沉默的對話。那個「車馬慢，書信遠」的年代，所有的情感都因等待而發酵得格外醇厚。這疊信，便是那種情感的化石，讓我觸摸到一種在即時通訊時代早已絕跡的、筆尖流淌的溫度。

我在胸針與信札旁，為父母那代的標本，尋得了一個恰如其分的位置。那是一個略顯陳舊的卡式錄音帶，靜靜躺在印有「金星」字樣的紅色塑料盒裡。它的標籤紙已微微捲邊，上面用藍色圓珠筆寫著「1987 舞會」，字跡是母親的，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、向右上角揚起的灑脫。我將它拿起，黑色的磁帶在透明的殼內蜷縮成兩個深邃的漩渦，彷彿封存了一段完整的聲場。我記得父親說過，那是他們在工人文化宮第一次相遇，音樂是張行的《站臺》，空氣裡混雜著髮膠、香皂和年輕軀體蒸騰出的熱氣。這盤磁帶，便是他們青春紀元的黑膠唱片，錄下了旋律，也錄下了那個剛剛解凍、萬物勃發的年代的喧囂與渴望。它不似祖父母的物件那般沉靜典雅，卻帶著一股撲面而來的、毛茸茸的生活熱情。

磁帶旁還有一本深藍色的《無線電愛好者》合訂本，書脊已被翻得起了毛邊。父親曾憑著這本書上的線路圖，像一個耐心的考古學家，將散落的電阻、電容與三極管，組裝成家裡第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機。當螢幕上終於閃現出雪花般的光點，並逐漸凝聚成清晰的人像時，那股混合著松香味焊錫與成功喜悅的氣息，彷彿至今仍縈繞在書頁之間。這本沉默的書，是他們那代人「自己動手，豐衣足食」的實體宣言，是理性與創造力結合的見證，樸素，卻充滿了建設者的自豪。我輕輕拉開那個嵌在舊書桌腹內的抽屜，一陣熟悉的、混合著樟木、陳紙與時間本身氣息的微風，撲面而來。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儲物空間，而是一座寂靜的方舟，承載著我家族幾代人濃縮的、標本式的光陰。

抽屜的角落裏，還散落著一些更為私密的「標本」：一枚光滑的鵝卵石，是我七歲時從海邊鄭重撿回的「寶藏」；一張小學三年級的獎狀，邊角已經捲起；還有幾顆色彩斑斕的玻璃彈珠，在昏暗的光線下，依然固執地折射出童年的虹彩。這些物件微不足道，於我，卻是一座座記憶的燈塔。它們標記著我生命河流的淺灘與綠洲，是「我之所以為我」的坐標原點。

我合上抽屜，將那陣混合的氣息重新封存。心中沒有傷感，只有一種充盈的平靜。我們總以為時間如流沙，無法把握。然而，在這只小小的抽屜裏，時間卻被這些具象的物件說服，溫柔地沉澱下來，從奔騰的江河化為一泓靜默的湖。它們是標本，被情感與記憶的針劑永久固定，逃脫了腐朽的命運。

這抽屜，便是我個人的方志館，家族的史前洞穴。它告訴我，生命並非一場徒勞的流逝，而是一次莊重的採集。我們在光陰的長河邊俯身，拾起那些閃光的瞬間，將它們製成標本，珍藏於心靈的抽屜。如此，當我們在現實的紛擾中感到疲憊時，便能有這樣一處可以退回的角落，打開它，與過去的無數個自己重逢，從那些凝固的時光裏，重新汲取溫和而堅韌的力量。